



雲谷卧餘續

卷五目錄

升菴往來滇蜀

吾竹房

陶母截髮

王處冲

五國城

王述抱兒

如其仁

歷代考校

考試挾書

朱子論道統

桃應問瞽瞍

孟子隨事立訓

朱子牧齋記

萬舞

却敵奇計

雲谷卧餘續卷五終

續卷五目錄

雲谷卧餘續卷五

古歛張習孔著

升菴往來滇蜀

楊升菴著述極博而繆悞處亦有人皆謂成滇後
去家遠勢不得挾書自隨其失檢宜也余考用修
本傳公以嘉靖乙酉正月至雲南丙戌九月間聞
父石齋公疾疔馬間道十九日至家石齋悅而疾

愈七月焦竑獻徵錄李贄續藏書皆僅言七月而
不著年號按前旣云九月至家無緣七月

赴滇或是携家就戍所己丑八月聞石齋公訃告
次年七月巡撫陽子重疏請得歸襄事十一月還滇戊戌奉
戎檄歸蜀便道獲拜壠圩事畢還滇己亥十月再
領戎役于重慶道庚子役事竣至遂寧七月歸新
都八月四川巡撫劉大謨聘修蜀志辛丑還滇至
東瀘疾作巡戴金留之返成都與黃梓谷劉珥
江遊青城丹景雲臺諸山壬寅七月還戍是年復
領戎役于蜀甲辰至瀘州與魯少岷遊九十九峯
山四月還戍所癸丑復領戎役于蜀携諸子僑寓
瀘州丁巳八月歸新都九月復至瀘己未春還戍
所六月邁疾作感懷詩日七十餘生已白頭明明
律例許歸休歸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爲滇海囚
遷謫本非明主意網羅巧中細人謀故園先壠痴
兒女泉下傷心也淚流觀此知升菴雖戍滇亦時
往來于蜀也世鮮知者故備述之

吾竹房

盧太學柝詩文爲一時之傑而品行清介尤爲名流所推以得罪縣令誣以重辟榜笞折辱無所不至乃不能死吾頗爲惜之韓信黔布張耳陳餘皆能忍辱彼豪傑度外士固不可律以德行廉耻黨錮諸賢爲仇者君父也誼不可抗非然者士可殺不可辱苟直道在我豈能受之令長食奉祿宣布上德宜爲國家禮賢養士顧乘勢作威或縱隸胥肆虐是國賊也雖力不能抗獨不能罵賊而死乎

偶閱輟耕錄吾竹房事爲心隕者久之竹房先生名衍一號貞白學問淵博安貧教授小學所著有尚書要畧聽玄集造玄集九歌譜十二月樂譜辭重正卦氣楚史禱祀晉文春秋諸書兼通聲音律呂之學工篆書初先生年四十未娶所知宛丘趙君天錫爲買酒家孤女爲妾年饑女嘗事人後夫知妻在先生所訟之因逮妾父母父母至客先生家又僞楮幣事覺遂推及居停主先生固弗知邏

卒捽辱先生南出數百步錄事張君景亮識先生
叱邏曰是不知情攝之何爲暫解縱遣歸先生不
勝慚且度其訟不可解明日持玄條緇笠詣仇山
村先生別值晨出因留詩一章詩有西冷橋外斷
橋邊之句意將從靈均於斯明日有得遺履於橋
上者後衛大隱以六壬筮之得亥子丑順流象曰
是其骨朽淵泥九十日矣西湖多寶院僧可權從
先生學聞先生之死哭甚哀乃葬先生遺文于後

山與其師骨塔相對曰皆吾師也仍乞銘于胡石
塘先生庶幾先生有後世名銘曰生弗瀆死弗辱
貞哉白陶九成習篆書極愛先生翰墨得一紙半
幅如獲至珍每與鄭公元祐痛惜之予謂高人雅
士一聖法網遂同囚虜傷哉國法本以禁姦而有
時乎辱賢上失其道任用法吏刻礪成風聖脉儒
宗槩從抑折而不加恤憤鬱之極而大亂作焉則
亦同歸于盡耳於戲元至此祚將訖矣無惑乎有

此風也自明祖立制生員有犯加以本等之罪生折贖死罪絞斬而不得刑撻三百年來從無笞辱秀才者監生不在此例其國祚長遠宜哉

陶母截髮

陶侃母截髮事古今艷稱本傳云截髮得雙髮以易酒肴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夫雙髮之值幾何能堪許供乎理不可信此殆陶氏家狀美辭傳者據以爲實遂成千古佳話耳

王處沖

王處沖湛有隱德器量曠然而人不知時以爲癡兄子濟嘗輕之迨聽其談易微妙竒趣皆濟所未聞乃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旣而辭去湛送至門濟有從馬絕難乘濟問曰叔頗好騎不堪日亦好之因騎此馬姿容旣妙廻策如縈善騎者無以過之又濟所乘馬甚愛之湛曰此馬雖快然力薄不堪苦行近見督郵馬當勝但芻

秣不至耳濟試養之當與已馬等湛又曰此馬任重方知之平路無以別也於是當驤封內試之濟馬果躋督郵馬如常濟益歎異予謂讀書可以閉戶處沖潛修三十年而濟不知宜爾至于調馬必久歷夷險方盡其妙此亦豈閉戶事耶濟于此情無前聞誠爲憤憤矣况濟號馬癖解馬性知惜鄣泥顧鑒識不及其叔乎亦浪得虛聲耳

五國城

宋徽宗崩于五國城向不知何處今考之五國城一曰五國頭城在三萬衛北一千里自此而東分爲五國故名北至京城三千三十里三萬衛在遼陽城北三百三十里古肅慎氏地隋曰黑水靺鞨唐初置黑水府元和以後服屬渤海金初都此後遷于燕京明巡撫都御史李貢巡視開原

三萬衛在開原

城內詩曰黑水城頭三月初寒氣凜冽猶侵膚百年蹤跡難到此憑高極目聊斯須邊垣相去四十里

雲谷隱居
近垣無復耕與蒨堡城雖設常晝閉有出顧聽如
冰狐但見黃沙漠漠鳥飛落青山黯黯雲模糊嗟
哉此本肅慎地古今割據名稱殊女真于此建大
號遂入中原窺大都感遼驅宋勢莫敵二帝北去
遭囚拘南渡君臣竟無策五國城下遊魂孤俯仰
古今增感慨幸逢混一前所無寒風蕭蕭日欲暮
戰骨多少埋菁蕪遊魂旅魄久漸盡戍更細問歸
來夫五國城去開原雖遠是其屬境故貢詩及之
又全遼志云五國頭城有宋徽宗墓在焉然則和
議成而梓宮返蓋以空櫬給宋爾

王述抱兒

老萊子七十效嬰兒嬉啼此山至性非飾也蓋耄
而不失赤子之心見者雖絕倒而不以爲醜王坦
之已壯而爲官且生育兒女其父述愛之猶抱置
膝上坦之怙愛從容言桓溫求聘其女爲子婦述
怒排坦之下膝曰汝竟癡耶如此大兒猶抱置膝

上意態詎堪擬像否此事竟可與老萊作對一至
孝可欽一癡慈可鄙

如其仁

孔子論管仲曰如其仁解之者甚多終有未愜愚
疑此或是歇後語九合之功固懋矣至于其仁則
未易言也故爲歇後語以示意如彼哉彼哉同一
歇後也孟武伯問三子夫子以不知其仁答之全
語也南宮适問禹稷羿奭夫子不答隱語也至對
管仲子西之問半語也管見如此未敢以爲是存
以就正有道可也

歷代考校

漢高十一年詔曰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
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
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
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蓋是時人重廉
耻未肯自薦也文帝時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

良能直言極諫者帝親策之此後世考校所始也
武帝時四方士多上事言得失自銜鬻者以千數
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之此考校有去取之始也
自唐制考試之法糊名鎖院與今畧同皆主司第
其去取至宋仁宗復舊制設六科賢良方正科博
通墳典科才識
兼茂科詳明吏理科識
洞韜鈴科軍謀宏遠科聽人自上藝業于有司有
司較之乃試秘閣又有書判拔萃高蹈丘園沉淪
草澤茂才異等諸科以待布衣之士士之應者至

自稱曰賢良方正茂才異等有竭蹶奔走者詢其
徃日以應高蹈丘園科時以爲誚天子亦厭之乃
詔自今制科須近臣論薦毋得自舉劉公是著論
曰賢良美稱也方正善行也古之當此名者方將
高卧潛處不知羔雁珪璧之聘三四至而遂能起
乎今皆循循然窺顏色求便利而進矣爭門齟指
不足以諭其情側肩攫金不足以况其態鼓腹自
鬻不足以比其羞無乃其實與名不相符哉此言

雲谷田館
備著亡耻干進之情態苟有類是者能不泚顏

考試挾書

容齋隨筆引白樂天集有重考進士事宜狀中云
伏准禮部試進士例許用書策兼得通宵昨重試
之日書策不容一字木燭只許兩條迫猝驚忙幸
皆成就若比禮部所試事校不同乃知唐時試士
不禁挾書如此予觀朱子策問曰今之應博學宏
詞科者進明裏飯揭篋而坐于省門以俟漏啟鑰
而入視所命題退發篋而搜之則其中古今事目
次輯鱗比而亦有成章矣其居平講學專乎此然
則士有懷負道藝以陸沉乎下者其勢必耻乎此
而亦庸有不能者國家安得而用之耶朱子時去
容齋未遠何容齋知詫唐事而不知本朝之敝濫
至此耶

朱子論道統

韓子謂堯舜所傳者歷孔子而至于孟軻程子謂

雲谷臣節
韓子此言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
事是程子亦未明也惟朱子之言最爲親切曰夫
孟子之所傳者何哉曰仁義而已矣孟子之所謂
仁義者何哉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曰惻隱之心
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如斯而已矣然則
所謂仁義者又豈外乎此心哉堯舜之所以爲堯
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
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
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
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
則爲得其傳耳雖窮天地亘萬世而其心之所同
然若合符節由是而出宰制萬物酬酢萬變莫非
此心之妙用而其時措之宜又不必同也故堯舜
與賢而禹與子湯放桀文王事殷武王殺受孔子
作春秋以翼衰周孟子說諸侯以行王道皆未嘗
同也又何害其相傳之一道哉朱子此論皆從前

之所未發舉人所不能言者而親切指示惟其身
有之故吐口而出絕無遮飾所謂善言德行也

桃應問瞽瞍

桃應瞽瞍殺人之問實爲駭甚司馬光乃謂瞍旣
被執舜烏能竊逃若臯陶陽執之以示公而陰縱
之以徇愛是君臣相予以僞以欺天下也此語比
桃應之駭更甚矣應之問固爲設詞然亦須理之
所有苟不惟其理而漫言之何不曰天崩日裂則
如之何則聖賢亦有難處之事矣蓋舜之得爲大
子以其德也瞍未烝又舜德未全堯豈肯禪以位
也瞍不格姦而堯始禪安得有殺人之事哉幸應
祇問瞽瞍殺人也脫曰舜殺無辜則如之何彼將
曰舜聖人不殺無辜也吾亦曰瞍不格姦不至殺
人也知此而後知桃應之駭而司馬陽執陰縱之
疑誠兒童之見也

孟子就事立訓

宋有妄人作詩以干李太伯謂岳翁方且爲天子
女壻如何弟殺之是總不知問者之爲設詞所謂
癡人前說夢也愚謂桃應萬章之言皆鄙猥不倫
孟子不辨其有無而直以情理之至正者答之所
以爲訓于天下萬世也後世人君不能皆舜則其
父母不能不格姦有孟子臯執舜逃之言始知臣
子誦法以私貴近人君貪利而遺天親之爲非矣
有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之言始知藏怒宿怨以剪
其手足者之爲非矣使孟子以兩人之間爲不倫
而置之不答則父子兄弟之道孰與明之乎就此
問而立說垂教以示天下使處變者有所準孟子
之功誠大矣哉

朱子牧齋記

朱文公有牧齋記一篇叙其饑寒危迫之慮道路
行李之勞閔其不能進于道德且曰古之君子簞
食瓢飲其窮當有甚于余者乃未嘗戚戚于其心

汲汲于其言孔子曰貧而樂其然也夫朱子知古人之窮有甚于已而深慕其未嘗戚戚于心殆將求其何以能是而用心以效之矣嗚呼必欲效之豈有他法哉不過堅忍其窮舍其身舍其妻子以聽之耳然人身有堅脆之不同忍而至于病且死則與佛氏之雪山苦行餓鷹餒虎者相去幾何吾知古人之必不然也然則善效古人者亦惟曰志不在溫飽可耳至于治生作家養老育幼之事終不可廢也此孔子所以不辭委吏乘田歟

萬舞

春秋仲遂卒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檀弓記同陳澔注云以仲遂之卒但用無聲之干舞以入去有聲之籥舞而不用也愚按陳註以萬舞執干以舞籥舞吹籥以舞其說本之鄭氏而詩記又闢鄭氏之非曰萬舞一舞之總名也干舞者武舞之別名籥舞者文舞之別名文舞又謂之羽舞鄭氏據公羊

以萬舞爲干舞誤也春秋書萬入去籥言文武二舞皆入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公羊乃以萬舞爲武舞與籥舞對言之失經意矣若萬舞止爲武舞則此詩何爲獨言萬舞而不及文舞左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也然則萬舞爲二舞之總名明矣陳氏復引左傳証萬爲武舞而其言有未盡按左傳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于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讐而于未亾人之側不亦異乎陳氏據此故謂萬爲武舞夫振萬而夫人得聞則萬固非無聲矣愚謂舞不論文武皆當有聲苟闐然寂靜舞者以何爲節乎萬兼文武此言是矣夫人聞而泣是適聞萬中之武耳然則萬入去籥者蓋撤其半示不備舞以志憂耳其辨在備不備固不在聲之有無也又籥方之詩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則籥與翟乃兩手分執

之物以爲儀耳今學官之祭遺制尚存謂吹簫以舞度亦未然

却敵竒計

古人以兵力寡弱遇強敵猝至而能却之最竒者有三諸葛亮在陽平魏兵二十萬奄至亮大開四門焚香灑掃而走司馬懿一也劉琨在晉陽胡騎圍之琨乘月登樓清嘯中夜奏胡笳賊流涕棄圍而去二也此二事人皆知之夢溪筆談載宋時一事更竒而可笑元豐中夏寇之母梁氏遣將引兵卒至保安軍順寧寨圍之數重時寨兵甚少人心危懼有老娼李氏得梁氏陰褻事甚詳乃掀衣登陴抗聲罵之盡發其私夏人皆掩耳併力射之莫能中李氏言愈醜夏人度李氏終不可得恐且得罪遂託以他事中夜解去鷄鳴狗盜皆有所用信有之

雲谷卧餘續 卷五終

雲谷卧餘續

卷六目錄

寒食禁火

童生

官府用字

衡石量書

勝國

舞劔器

雲谷小餘續

卷六目錄

秦得百二

三歲兒授官

藝圃折衷

朱子綱目

荀彧劉穆之

王欽若事

宋公主嚴妒

殷仲堪不終

雲谷卧餘續卷六終

雲谷卧餘續卷六

古歛張習孔著

寒食禁火

介子推焚死事獨見于新序左傳史記皆無漢時
并土傳訛初爲禁火一月食冷傷民刺史周舉告
子推廟革其俗然漢書謂是冬中非季春也建安
中魏武帝令曰聞太原上黨西河雁門冬至後百
五日皆絕火食云爲介子推且北方沍寒之地老

少羸弱將有不堪之患是後人不得寒食若犯者
家長半歲刑主吏百日刑令長奪一月俸是其俗
亦革矣然當時止太原四郡耳非通行海內也意
此俗自漢魏後皆絕乃白樂天詩留飴和冷粥出
火煮新茶崔魯詩杏酪漸香隣舍粥榆烟欲變舊
爐灰郭勛詩萬井閭閻皆禁火九原松柏自生烟
元稹詩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烟宮樹綠歐詩
盃盤飴粥春風冷池館榆錢夜雨新東坡詩火冷
飴稀杏粥稠豈此風至唐宋猶不改乎其曰萬井
閭閻皆禁火不但無其理恐其勢亦不能行也吾
意諸作寒食詩者采用故實耳非真有是事也然
白集有謝清明日賜新火狀云今日高品官唐國
珍就宅宣旨賜臣新火者伏以節過藏烟時當改
火助和氣以發滯表皇明以燭幽臣顧以賤微荷
茲榮耀就賜而照臨第宅聚觀而光動里閭降實
自天非因榆柳之燧仰之如日空傾葵藿之心徒

奉恩輝豈勝欣戴又韓翃詩日日暮漢宮傳蠟燭
輕烟散入五侯家觀此實有賜火事矣然白狀第
言光輝照燭並無言及煖食破寒之意則其時亦
未嘗禁火也攷周禮司烜氏中春以木鐸修火禁
于國中司燿掌行火之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
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納火民亦從之意此制
尚行于唐代雖民間未必四季改火而禁御猶存
鑽木之制新春改火以此而賜臣下白之謝狀由
此也謂因介推禁火事實不然

童生

今白身人赴提學者者謂之童生其名實始自漢
漢法孝廉試經者拜爲郎年幼才俊者拜爲童子
郎汝南謝廉河南趙建章年始十二各能通經尚
書令左雄並奏爲童子郎黃琬以公孫臧洪年十
五以父功俱拜童子郎唐有童子科凡十歲以下
能通一經及孝經論語每卷誦文十通者予官通

七者與出身此童科所始也但古之待童子也重
中試卽有祿秩今白首鮐背纍纍然匍匐于有司
之門皆稱爲童生考其文義尚有未通者殊可憫
嘆也又宋淳熙元年夏女童林幼玉幼玉一作妙玉自來
試中書後省挑試所誦經書四十三件並通詔特
封孺人

官府用字

今官府行用之字多不合古義殊爲可笑如稟字

受也又給也今下人白事于官曰稟查卽古槎字
又山查果名今作諏訪票乃勇健趨捷之義霍去
病爲票姚將軍是也今作紙牒又小紙准字古無
止有準字均也則也今作聽許之辭京師辭召讌
者主人許之則曰准辭矣馭馬色之不純者今作
詰責解奪者強取之名今日奏奪酌奪定奪乃審
處而歸一之義批手擊之也又批卻導窾引繩批
根批逆鱗卽非手擊義無大遠今作符牒又判字

日批詳與畧對精密之義今下官以牘請上日詳
僉皆也今亦作判字又作傍側如僉判僉書僉都
之類仰昂而向上也今上官諭下日仰彙茂也今
作序次而上之義單字之義甚多止作近釋亦複
之對也今作以紙列次而書緝者編而比之也今
作密捕繳者繚繞不絕之意今作下歸上物免者
信也今亦作聽許辭招者手召也供者奉也給也
今俱作承伏解諸如此等不能悉載

衡石量書

始建本紀衡石量書石百二十斤也言文書之多
至以石計而稱量之也蓋古之案牘皆是竹木故
重如此其實竹木書一石準今之紙祇數斤爾莊
子惠施其書五車應亦是竹木之策今好書之家
動連累屋若古策不知當幾千百車也

勝國

今人稱前朝曰勝國此二字始見于左傳晉卻缺

伐蔡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之
獲大城焉曰入之杜注勝國者絕其社稷有其土
地入者得大都而不有按此則勝國當指本朝以
之稱所克之國悞矣

舞劍器

杜子美觀公孫大娘舞劍器行註中謂是舞劍錢
牧齋箋註自謂精確其註亦引明皇雜錄時有公
孫大娘善舞劍又引歷代名畫記開元中裴旻善

舞劍吳道玄觀旻舞畢揮毫益進時又有公孫大
娘亦善舞西河劍器渾脫張旭見之因爲艸書若
牧齋知其非劍則止言公孫足矣何必引裴旻耶
不知劍器是健舞曲名其實空手而舞不持物也
按文獻通考唐教坊樂有健舞有軟舞垂手羅迴
陂樂蘭陵王春鶯囀烏夜啼之屬謂之軟阿遼卽
軟舞也柘枝黃章拂林大渭川達摩支之屬謂之
健舞故健舞曲有大杆阿連柘枝劍氣胡旋胡勝

軟舞曲有舞州蘓合香掘枝團亂旋甘州所謂劍氣卽劍器也

秦得百二

田肯謂高帝曰秦形勝之國帶河阻山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齊東有琅邪卽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百二十二語從來難解余姑以二字作倍字看謂形勝甲兵之勢秦得百倍齊得十倍也此與魏犖距躍三百曲踊三百皆是形容極至之辭不作數目字看

三歲兒授官

白樂天生七月能識之無字古今稱夙慧者無以過矣今觀王明清揮塵錄所載三歲兒賜對授官尤爲竒特錄云真宗實錄召試神童蔡伯倫授官之後政蹟寂無所傳後于故書中得其奏狀一帋

云伏念臣先于太中祥符八年真宗皇帝遣內臣
毛昌達宣召賜對試謂真宗皇帝御製歌詩卽日
蒙恩釋褐授守秘書省正字臣遭遇之年方始三
歲及賜臣御詩云八閩山水多才俊三歲竒童出
盛時續蒙宣赴東宮侍仁宗皇帝讀書朝夕親近
頗歷歲年其後臣年一十七歲以家貧陳乞差遣
仁宗皇帝聖念矜憐特依所乞仍有旨餘人不得
援例自茲累歷任使今來本任至來年二月當滿

重念臣生事蕭條族累重大又無得力兒男可以
供侍一日捨祿無以爲生幸遇皇帝陛下至仁至
治無一物失所其于老者惠卹尤深臣以祥符八
年三歲今甲子庚申卽未至衰老欲望聖慈特賜
許臣再任管勾江州太平觀一任覲仍廩稍得養
畢貧蓋元豐初計其年尚未七十云司農少卿今
之朝議大夫也

伯倫奏狀時
應守是官

碌碌無所聞豈非聰

明不及于前時耶朱興仲續歸田錄云伯倫字景

蕃與晏元獻俱以神童待仁宗于東官元獻自幼
鯁介蔡最柔媚每太子過門闌高者蔡伏地令太
子履其背而登旣踐祚元獻被知遇至宰相蔡竟
不大用以舊恩常領郡頗不循法令或被劾取旨
上識其姓名必曰藩邸舊臣且令轉官凡更四朝
元符初致仕已八十歲矣監司薦之乞落致仕與
官祠其辭畧云蔡伯倫年八十歲食祿七十五年
余謂人生名位壽考固可得自三歲服官至八十

古今一人而已矣

藝圃折衷

藝圃折衷宋鄭叔有著其說專排孟子謂勸滕文
以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是心何心哉武
王伐紂而利之非太王王季文王之本心也泰伯
知季歷之賢可以繼緒保邦耳如使泰伯包藏禍
商之心也夫何至德之足云予謂後世子孫必有
王者此承上文太王之事而言耳非專指滕也卽

以此言勗滕文亦謂教世之後如太王之至武王
耳孔子亦有其或繼周之言教世以後之天下孟
子何必曲爲避忌哉今夫天下公器也善則得不
善則失存乎人之自修耳聖賢不能保一姓之不
易也如謂取時王見在之天下而使他人規度之
積德累仁以俟于其後卽爲不道是大德必得之
言亦過矣夫天命之歸固不兩立苟不恐彼失而
吾得則將滅德隳行浮惡于桀紂以縣夏商之祚
豈理也哉由是推之孟子之言故無訖也

朱子綱目

朱子與蔡季通書綱目數日曾看得否高紀中數
詔極佳皆合入更煩推此類添入有看了冊旋付
此童來幸甚載大全集中觀此則綱目一書亦諸
儒共襄朱子集其成耳

荀彧劉穆之

荀彧爲曹操腹心每以漢高比操其沮九錫以此

議爲董昭先發嫌其不出于已耳果欲匡振漢朝
望操秉忠貞之節雖受饋而得空器何不夷然置
之俟操有不臣之迹則抗辭而死于強諫豈不純
乎爲漢忠臣也乃志繫榮名首鼠貪戀不遂而死
情狀見矣宋劉穆之才敏絕代爲劉裕佐命寵任
無比亦以九錫議後于王弘愧懼而卒二人之心
迹正同此皆天之所以爲報也

王欽若事

宋朝雖以寬厚開基然法度凌夷或縱或枉在盛
世已然真宗朝王欽若知貢舉臨津尉任懿應試
寓僧仁雅舍仁雅識僧惠秦者與欽若善懿與惠
秦約以銀三百五十兩賂欽若書其數于紙令惠
秦持去會欽若已入院屬欽若客納所書于欽若
妻李氏惠秦減所書銀百兩欲自取之李氏令奴
祁睿書懿名于臂并以所約銀告欽若懿再入試
第五場睿復持湯飲至貢院欽若密令奴索取銀

懿未卽與而登科去仁雅馳書河陰始歸之而遺其書有河陰民常德方得之以告御史中丞趙昌言昌言以聞旣捕祁睿等亦請逮欽若屬吏祁睿本毫小吏雖從欽若久而名猶隸亳州欽若乃言嚮未有祁睿惠秦亦不及門帝方顧欽若厚命邢昺闢承翰等于太常寺別鞠之懿更云妻兄張駕識知舉官洪湛嘗俱造湛門始但以銀屬二僧不知達主司爲誰昺等遂誣湛受懿銀湛適使陝西還而獄已具時駕且死睿又悉遁去欽若因得固執亦睿林役後始傭于家它奴使多新募不識惠秦故皆無證驗湛坐削籍流儋州而欽若免方湛代王旦入知貢舉懿已試第三場及官收湛贓家無有也乃以湛假梁顥白金器輸官湛遂死貶所觀此宋朝之法可知也

宋公主嚴妒

劉宋一代公主莫不嚴妒太宗每嫉之湖孰令表

滔妻以妒忌賜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妒婦記備極醜狀光祿大夫江湛孫敷當尚世主女上乃使人爲敷作表辭婚曰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嬪榮出望表天恩所覃容及醜末懷憂抱惕慮不獲免徵命所當果膺茲舉雖門泰宗榮于臣非幸仰緣聖貸冒陳愚實自晉氏以來配尚王姬者雖累經美胄亟有名才至如王敦懾氣桓溫歛威真長佯愚以求免子敬炙足以違詔王偃無仲都之質

而僂露于北階何瑀闕龍工之姿而投軀于深井謝莊殆自同于矇眊殷冲幾不免于疆鉏數人者非無才意而勢屈于崇貴事隔于聞覽吞悲茹氣無所逃訴制勒甚于僕隸防閑過于婢妾往來出入人理之常當賓待客朋從之義而令掃轍息駕無關門之期廢筵抽席絕接對之理非唯交友離異乃亦兄弟踈濶第令受酒肉之賜制以動靜監子荷錢帛之私節其言笑

第令監子皆主之私人督察駙馬者也

雲谷居食
三
妳爭媚相勸以嚴妮媪競前相諂以急第令必凡
庸下才監子皆葭萌愚豎議舉止則未閑是非聽
言語則謬于虛實媪妳敢恃耆舊唯贊妒忌妮媪
自倡多知務檢口舌其間又有應答問訊卜筮師
毋乃至殘餘飲食詰辨與誰衣被故做必責頭領
又出入之宜繁省難衷或進不獲前或入不聽出
不入則嫌于欲疏求出則疑有別意召必以三晡
爲期遣必以日出爲限夕不見晚魄朝不識曙星

至于夜步月而弄琴晝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內與
此長乖又聲影裁聞則少婢奔迸裾袂向席則老
醜叢來左右整刷以疑寵見嫌賓客未冠以少容
見斥禮則有剗勝象則有貫魚本無媢嫡之嫌豈
有輕婦之誚况今義絕旁和虔恭正匹而每事必
言無儀適設辭輒言輕易我又竊聞諸主集聚唯
論夫族緩不足爲急者法急則可爲緩者師緩急
字作

寬嚴解言諸主聚集所言寬則嚴者雖家曰私理
不肯效所言嚴則寬者必相師也

有甚王憲發口所言恒同科律王藻雖復疆俚頗
經學涉戲笑之事遂爲寃寃褚駿憂憤用致天絕

王藻褚駿皆
前尚王者

傷理害義難以具聞夫螽斯之德實

致克昌專妒之行有妨繁衍是以尚主之門往往
絕嗣駙馬之身通離釁咎以臣凡弱何以克堪必
將毀族淪門豈伊身膏前後嬰此其人甚衆臣幸
屬聖明矜照出道弘物以典處親以公臣之鄙懷
可得自盡如臣門分世荷殊榮足守前基便預提

拂清官顯宦或由才升一切婚戚咸有恩假是以
仰冒非宜披露丹實非唯止陳一已規全身願實
乃廣申諸門憂患之切伏願天慈照察特賜蠲停
使燕雀微羣得保叢蔚蠢物含生自己彌篤若恩
詔難降披請不申便當刊膚剪髮投山窟海太宗
以此表徧示諸主盖以愧厲之事見宋書予謂
太宗欲禁諸主之妒何不赫然渙號嚴絕此風乃
費如許曲折苦心家庭事難處雖帝王猶然

殷仲堪不終

殷仲堪父病積年仲堪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
 精妙執藥揮淚遂眇一目居喪哀毀其孝如此天
 當誘其衷使歸純淑以享壽考康寧之福宜爾何
 為末路乖角死于逆亂仲堪為荊州刺史納桓玄
 之誘舉兵內向以應王恭
 托言清君側恭敗死玄懼迴軍朝廷乃以江州授
 玄以雍州授仲堪部將楊佺期而黜仲堪為廣州
 仲堪恚與玄等歃血結盟並不受詔朝廷憚之遣
 仲堪叔茂慰諭乃已後復與桓玄構兵為玄所敗
 追獲殺之然則人固貴始終克念以端謹自持苟或不

然天亦不能保也使仲堪順受貶黜安赴廣州為
 忠臣孝子以終豈不休哉乃剛戾迷惑舉其生平
 而盡棄之悲夫

雲谷卧餘續卷六終

雲谷卧餘續卷六

雲谷卧餘續

卷七目錄

殷仲堪善行

天祿閣外史

紀瞻顧崇

辛憲英

謝道韞

郭橐

殷羨沉書

程明道詩

程伊川詩

楊業

宋爭獻納字

枚卜

古事相類

鐵鏤文

簡板

何曾

雲谷卽餘續卷七終

雲谷卽餘續卷七目錄

雲谷卧餘續卷七

古歛張習孔著

殷仲堪善行

殷仲堪篤孝千載而下使人起敬乃謬戾凶終深足憫惜吾爲采其善行著之亦惡知其美之義也當時北土流俘在江東者多虐使之仲堪致書桓玄曰胡亡之後中原子女鬻于江東者不可勝數骨肉星離荼毒經年良可嘆息願節下隱心以及

物垂理以禁暴使足踐晉境者莫不同漸天濶實
 所期于明德也頃聞抄掠所得皆樵采饑人壯者
 願以救子少者志在存親行者傾筐以顧念指遭掠者
 居者吁嗟以待延指掠者家屬在北土者而一旦幽繫生離
 死絕求之于情可傷之甚昔孟孫獵而得麋其母
 隨而悲鳴不忍而放之禽獸猶不可離况于人乎
 玄深然之仲堪嘗游江濱見流棺拯而葬焉未幾
 門前水中忽起為岸其夕有人通謁曰感君之惠

無以報也仲堪問門前之岸是何祥對曰水中之
 岸是名為洲君將為州言終而沒果為荆益寧三
 州都督桂陽人黃欽父沒已久詐服衰麻言迎父
 喪前府曹依罵父母律當棄市仲堪至曰比律言
 詈父母棄市謂親本生在而橫言死沒情事悖逆
 故正大辟今欽父實沒墓在舊邦積年久遠方詐
 服迎喪此為大妄耳比于詈父遠矣遂活之任城
 魏詠之徵時家貧好學生而免缺年十八聞仲堪

帳下有名醫能療貧無行裝齋數斛米西上以投
仲堪造門自通仲堪與語嘉其盛意醫言須善養
百日不得笑語仲堪處之別室令醫善療之及差
厚資遣之後詠之竟踐仲堪之位仲堪自在荊州
連年水旱百姓饑饉仲堪食止五椀盤無餘肴飯
粘落席間輒拾以噉之每語子弟云人見我受任
方州謂我豁平生志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
常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其存之至于奏停梁州
三郡人丁番戍辨桓玄四皓來儀論具見譙正因
其孝行不忍沒之

天祿閣外史

天祿閣外史題曰黃憲著予觀此書庸弱踳陋乃
妄托叔度欲以欺世豈非孩童之見乎且冊前列
謝安田弘陸贄總論其庸陋正同而謝安尤甚如
此文而欲冒爲晉人語殊爲不量其載田弘之言
間出駁論以示非黨于憲實其非僞其言曰東漢

都于大梁卽魏國也而此書有說魏王文十餘篇
詎有天子而降爲王乎田弘爲何人且不知東漢
都洛而妄謂大梁猶欲評隲古書乎錢牧齋列朝
詩選載崑山王逢年嘉靖間人著書一篇曰天祿
閣外史意卽此書也但外史有嘉靖二年王鏊序
道此書源流甚詳曰此書僅出于晉後藏唐之田
弘萬卷樓復流散不傳至宋韓洎學士乃得之秘
閣典籍中加以論贊世之疑者以范曄不爲立傳
必其未見此書云云夫漢書本有黃憲傳而序云
爾且文亦卑冗不足觀不問而知非守溪筆嘗見
文獻通考中有此目牧齋謂是嘉靖間作亦未必
然或者逢年聞古有是書而今亡僞造之而襲其
名未可知也

紀瞻顧榮

晉元帝爲琅邪王時吳人不附王導謂兄敦曰琅
邪王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三

月上巳王親觀禊乘肩輦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
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
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于道左吾謂紀瞻顧榮之
驚懼爲王之威儀乎爲名勝騎從乎公孫述盛儀
而見馬援援目之爲井蛙今竊覘而驚懼趨拜識
趣如此此邦亦可謂無人物矣

辛憲英

曹丕爲太子日抱侍中辛毗項曰辛君知我喜不

毗歸以告其女憲英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
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
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憲英一女子所言皆
有鉅儒之識畧無閨閣氣此等識見誠爲天賦後
適羊耽鍾會伐蜀請其子琇爲叅軍憲英曰他日
吾爲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琇固請文帝不行帝
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
于親出則致節于國在職思其所守在義思其所

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唯
仁恕乎會至蜀反琇竟以全歸然則憲英不特通
儒理又嫻將畧也

謝道韞

謝道韞家遭孫恩之難嫠居會稽家中莫不嚴肅
太守劉柳聞其名請與談議道韞素知柳名亦不
自阻乃簪髻素褥坐于帳中柳束修整帶造于別
榻道韞風韻高邁叙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連

徐酬問旨詞理無滯柳退而嘆曰實頃所未見瞻
察神氣使人心形俱服予謂女誠內言不出外言
不入豈可與太守接談耶且太守爲方面師帥豈
可自請與部下嫠女清談晉世風流乃至于此

郭麐

晉書郭麐善易筮初爲郡主簿爲太守趙凝及刺

史梁熙筮莫不奇驗

苻秦聲言來伐太守趙凝使
麐筮之麐曰若郡內二月十

五日失囚者東軍當至涼祚必終凝乃申約屬縣
至十五日鮮卑折掘送馬于凝凝怒其非駿幽之

內廐鮮卑懼而夜遁疑以告麴磨磨曰是也國家將
亡不可復振苻堅末當陽門震刺史梁熙問磨曰
其祥安在磨曰爲四夷之事也當有外國國王來
朝主上一當反國一死此城歲餘而鄯善及前部
王朝于苻堅前部西
歸鄯善王死于姑臧
呂光王西河太守王楨

叛磨勸光襲之諸臣以爲千里襲人難以僥倖光
力以筮決必克常叅幃幄光將伐乞伏乾歸磨筮
不宜出師雖克終當覆敗光將伐乞伏乾歸磨諫
日今太白未出不宜行
師往必無功終當覆敗太史令賈曜以爲必有秦
隴之地及尅金城光使曜詰磨磨密謂光曰昨有
流星東墜常有伏尸死將雖得此城憂不在守正
月上旬河水將解若不早渡恐有大變後二日而

敗問至光引軍渡河訖
水泮時人服其神驗

且勸光速濟一如其言時

以爲神聖後磨以光年老知其將敗遂與光僕射
王祥起兵作亂百姓咸以聖人起事事無不成相
率從之如歸磨以爲代呂者王乃推王乞基爲主

後呂氏降姚興

後秦主

興以王尚爲涼州刺史終如

磨言磨性褊酷不爲士庶所附戰敗歸乞伏乾歸
乾歸敗入姚興磨以滅姚者晉將妻子南奔爲追
兵所殺夫磨旣前知如神何爲規不可成之功戰

雲谷小集
敗走死然則前此靈異或亦出磨詭說及其徒附會耳不然造反何事豈不自卜成敗而冒然爲之耶

殷羨沉書

殷羨投書江中事乃無行小人所爲史顧稱其介立羨果介性當致書時不受可也旣受之而不終其事始者爲何心乎華歆避難先不聽人附舟王朗勸受之後賊追急歆以始旣受其附不可中棄遂携拯如初羨刻薄如此不堪與歆作奴子浩以空函忤桓温安知非此果報

程明道詩

程明道先生有象戲詩似卽今之象棋但云偏裨備漢官名與步卒斜尖似又微有不同者詩曰大都博奕皆戲劇象戲翻能學用兵車馬尚存周戰法偏裨兼備漢官名垣中八面將軍重河外斜尖步卒輕却凭紋楸聊自笑雄如劉項亦閒爭先生

雲谷隱集
秋日偶成詩有兩首第二首收入千家詩久爲村
童傳頌卽間來無事不從容者也第一首人鮮知
者附錄于此寥寥天氣已高秋更倚凌虛百尺樓
世上利名群蠱蠖古來興廢幾浮漚退居陋巷顏
回樂不見長安李白愁兩事到頭須有得我心處
處自優游

程伊川詩

程明道先生頗好吟咏伊川先生詩最少集中止

有三章一七言古風二七言絕句他未之見也古
風蒼勁清逸詩家老宿無以尚自註云時年十八
不知何以能爾洵天才也其間侯舅應辟南征詩
云辭華奔競至道離茫茫學者爭驅馳先生獨奮
孟軻舌扶持世教爭光輝志同周禮制夷夏人稱
孔子生關西當塗聞聲交薦牘蒼生無福徒爾爲
道大不爲當世用著書唯訓來者知今朝有客關
內至聞從大幕征邊陲南陲克寇陷州郡久張蹙

雲谷圖傳
九
臂抗天威聖皇赫怒捷書渙虎侯秉鉞驅熊羆宏
才未得天下宰良謀且作軍中師蕞爾小蠻何足
道庶幾聊吐胸中奇

楊業

楊業爲宋名將累摧契丹兵號楊無敵後爲王侁
所悞陷敵被擒不食三日死遼史則曰斜軫責業
曰汝與我國角勝三十餘年今日何面目相見繼
業但稱死罪而已後三日死云予謂繼業烈士豈
肯稱死罪乎此遼史曲筆也若肯委順則不死矣
此可以理推者以見史書難盡信也

宋爭獻納字

宋史富弼傳弼使遼增歲幣力爭獻納之稱復命
于帝曰獻納二字臣以死拒之遼氣折矣可勿許
也帝用晏殊議竟以納字許之吾觀遼史遼蕭特
末劉六符使宋定歲幣進貢名宋難之六符曰本
朝兵強將勇海內共知人人願從事于宋若縱其

俘獲以飽所欲與進貢字孰多况大兵駐燕萬一
南進何以禦之顧小節忘大患悔將何及宋乃從
之歲幣稱貢夫爲史者各成一書揚已而抑彼情
猶可原遼宋兩史皆屬脫脫主裁胡亦互異乃爾
然猶可諉曰各尊其國也至爲通鑑綱目者並紀
前代實事法無偏黨何爲一遵宋史之文而遼史
之異者竟不折衷而定于一豈足爲信今傳後之
書乎若統和十三年正月有韓德威侵宋宋將折
衝卿擊敗于子河汊之事重熙十四年興宗爲夏
元昊掎擊大敗從數騎走得免聖興二宋紀皆諱
之然則史書之失實多矣今日主世道者當重編
宋元通鑑盡毀舊書使四代之事較然畫一斯爲
不朽大業也

枚卜

枚卜之言始于虞廷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
曰官占惟先斷志後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

雲石田館
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是以人謀爲主而以神謀
爲斷未嘗專恃夫卜也唐玄宗命相先書名置案
上舉金甌覆之使太子測其名中則賜卮酒非卜
也五代史廢帝欲擇相悉書清望官姓名納琉璃
餅中夜焚香祝天以筮夾之猶有敬慎之心焉遼
道宗晚年用人不能自擇令各擲骰子以采勝者
官之耶律儼得勝采上曰上相之徵也遷知樞密
院事是以命相爲嬉戲矣傳稱儼善伺人主意妻
邢氏有美色嘗出入禁中儼教之曰慎勿失上意
由是權寵益固如此人者可任樞密乎然人主以
擲骰而期得端士亦必無此理也

古事相類

人知讀詩廢蓼莪乃王哀事而不知有顧歡人知
茅容以草具食郭林宗以雞饌供母而不知有樂
頤歡與顧皆南齊時人歡早孤每讀詩至哀哀父
母輒執書慟泣學者由是廢蓼莪篇不復講見高

雲谷田傳
逸傳樂願爲王僧虔主簿以同僚非人乘官去吏
部郎庾杲之嘗往候願爲設食枯魚菜菹而已杲
之曰我不能食此毋聞之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杲
之曰我非郭林宗卿過于茅季偉矣見孝義傳

鐵鑊文

京口北固山甘露寺舊有第二大鉄鑊梁天監中鑄
人不識所用熟視之有文可讀云天監十八年太
歲乙亥十二月丙午朔十日乙卯皇帝親造鉄鑊

于解脫仙

古佛

殿前滿

漫滅一字

甘泉種以荷藻供養

十方一切諸仙以仙神力遍至十方盡虛空界窮

未來際令地獄苦鑊變爲七珍寶池地獄沸湯化

爲八功德水一切四生解脫衆苦如蓮花在泥清

淨無染同得安樂到涅槃城斯鑊之用本在京鮮

八珍興染五味生纏我皇靜照慈被無邊法喜禪

悅何取

漫一字

檀爰造斯器回成勝緣如含碧水

漫一字

發經蓮道場供養永永無邊其後又云帥吳虎

子近禁道真槩懷于佐陳僧圓承宋

漫一字 令宣令

鄭休之義不可曉或當時幹造之人耳又一行云

五十石鑊然形製不能容今之五十石蓋古之斗

斛小也始知二鑊乃當時植蓮供養古佛之器耳

見張邦基墨莊漫錄

墨竹

古無畫墨竹者始于五代時李夫人陳晦伯

名耀文汝

南人嘉靖庚戌進士

天中記云李夫人西蜀名家善屬文尤

工書畫郭崇韜伐蜀得之夫人以崇韜武弁常鬱

悒不樂月夕獨坐南軒竹影婆娑可喜即起揮毫

濡墨模寫窗紙上明日視之生意具足自是人間

往往效之遂有墨竹

蹋鞠

霍去病在軍穿域蹋鞠師古注曰鞠以皮爲之實

以毛毳蹋而戲也唐薛嵩好蹴鞠方士劉綱勸止

之蹋蹴皆從足即今之踢毬也蘇秦說齊臨淄之

民六博踰鞠踰亦踰也未聞有乘馬而戲者偶閱
岳珂程史隆興初孝宗銳志復古御鞍馬以習勞
事時召諸將擊鞠殿中雖風雨亦張油帟布沙除
地群臣以宗廟之重不宜乘危交諫弗聽一日上
親按鞠折旋稍久馬不勝勤逸入廡間簷甚低觸
于楣挾陛驚呼失色急奔奏馬已馳而過上手擁
楣垂立扶而下神采不動顧指馬所往使逐之殿
上皆稱萬歲蓋與藝祖抵城挽鬃事若合符節云
夫踢毬之戲跳突超忽振迅非常馬性善驚豈解
狎此或是別有一種戲劇乎今則無此技矣

簡板

陸務觀老學庵筆記云元豐中王荆公居半山好
觀佛書每以故金漆版書藏經名遣人就蔣山寺
取之士人因有金漆版代書帖與朋儕往來者已
而苦其露泄遂用竹兩片相合以片紙封其際久
之其製漸精或又以縑囊盛而封之南人謂之簡

板北人謂之板牌其後又通謂之簡板或簡牌予
淳熙末還朝則朝士乃以小紙高四五寸濶尺餘
相往來謂之手簡簡板幾廢市中遂無賣者而市
肆作手簡紙賣之甚售觀此是淳熙前投簡者皆
用竹木至陸務觀之時乃有小紙手簡也然晉書
何魯人以小紙爲書者勅記室勿報小紙書古有
之矣

何魯

何魯嘗侍武帝宴退而告其子遵等曰國家應天
受禪創業垂統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
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
殆乎此子孫之憂也汝等猶可獲沒指諸孫嵩綏
輩曰此等必遇亂亡也及東海王越誅綏嵩哭之
曰我祖其大聖乎永嘉之末何氏滅亡無遺焉然
史稱魯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厨
膳滋味過于王者每燕見不食大官所設帝輒命

雲谷卧餘
取其食食日高錢猶日無下箸處角從後驕蹇如
此子孫皆以奢怙相尚又豈貽謀之道乎不知自
保家門顧乃遠憂宗社國爾忘家似不如此古人
所以有目睫之歎也

雲谷卧餘

續

卷七終

雲谷卧餘續

卷八目錄

詹惟修千文

晏子語同穰苴

解渴珠

五代史不僞梁

諱辯

錢牧齋湯泉詩

雲谷卧餘續

卷八目錄

楊王孫

管登之論釋教

山郎移

楊暉輕財好義

文字重用

元稹無後

洪邁傳遺漏

雲谷卧餘續卷八終

雲谷卧餘續卷八

古歛張習孔著

詹惟修千文

吾鄉詹惟修名文德明啟禎時人取周興嗣千文作

大人頌一篇序曰崇禎初年目擊善政不勝踴躍

爰取周興嗣千字文錯綜成章名之曰大人頌頌

曰大人御天君子名世立千秋基興諸夏利高文

起家建景閏帝二百餘年我皇陟位河澄寶出鳳

舉毛從虞雲兩旦漢日再中群黎作义列州攸同
往收故土入坐新宮銘盤學湯設鼓遵禹仰因法
規俯欲絜矩動緣尺衡嘯合鍾呂手植四維目親
九府云温其色日俊厥聲定刑勅政過化存神姿
儀豈弟黜陞威明池鯤躍海谷駒鳴庭振頓流弊
矯端仕俗宅洛周詳營田趙獨足踐籍畝情馳冥
漠鬱尊黃金膳枇素木內捕秦號外斬莽操顰笑
自悚毀譽空勞伏龍縻組悲雁止號嶽伯分佐歲

精可招恭已無爲敬身有道所求忠貞務倡慈孝
惟寫及畫閒居雅好草聖張工詩王杜妙涇渭朝
若玉石磨焉心光並映意指更堅拜臯稷訓習孔
軻傳晉瞻晝接隨用晦眠物皆率真念匪滿假問
賤師愚謙孤讓寡照乎隱翳辨乃上下老安友信
并懷少者背城克賊面壁圖治禮猶節也樂則和
之稼垂霜飮蘭抽露施華實等懋根葉交資京多
淑鄉縣具良牧廉畏見知退思遣辱泰階旣平禪

碣將續束藁飯羸市劍驅犢姑婦任績夫男秉杷
輔車適邇珍駕遊遐給助饑困重以邵嘉夕暉催
輦哉鳧曜沙行養衣玄飛章羽赤靈禽引僊彩燕
感嫡幾察宰官改制音律陞奏表疏塲修論策糧
非增益軍罔枝梧民慶陋宇羗來鉅都貢珠盈寸
舍矣五扶散髮據地刻碑載途詞臣詠侈正史讚
極月臨謝莊星聚陳寔桐岫釋釣竹溪離逸甚慕
冠弁弗耽藝穡彼東野孟與歸園陶處寂而莫謂

逍且遙璧沉鑑覆璿虧璣飄投淵絜耳何傷盛朝
阜林環丹亭水逼翠魚鱗不驚鳥爵成對淡剪鞠
裳旻持荷蓋長笙短歌忘富薄貴俠賓射獸妍女
傾杯絃會琴瑟語寓優徘徊兒員倣異士方徇飽
餐巨筍恬寐涼槐承枯獲康鈞賴英主轉宿移辰
迴冬幹暑執要觀煩理綵得楚浮靡每誅敦篤斯
取顧是寵命勉茲倫常烹阿封卽沛祿發棠帳染
墨蹟帷集書囊廟貌敢翫路骸使藏克於萬箱勸

此八口惠貽農商稅荅父母特致羊羔願奉黍酒
造門曲阜登堂稽首祀能濟漆賢必祗庸經筵時
幸易義最通統綺戒麗器量本洪審罪矜惻聞言
納容嚴性比薑曠腸勿芥叛盜駭惶舊戚歡愛息
紛象廓靜事鷄塞藍果絳房墻條青帶尋嵇叔夜
約阮嗣宗簡牋歷落被服蒙戎川渠浴垢岡嶺摩
松驢顛李白觴競次公食糠亦肥嘗菜頗羨寒恃
曦陽熱餅巾履雨密樓陰颿吹戶啟巧筆如丸弱

羅似紙武功稱甲吉運始丁德馨潛達善氣翔蒸
竟省機紡殊卑殿楹誠推韓轂令賞終纓懸想礪
伊默索巖傳調攝感欣早晚恐懼甘醜別宜步眺
騰豫陪隸謹微牀旁慎度悅聽唐典誚譏霸盟委
禍受福遠耻近榮厭聆左右洞燭直橫荒亡誰柰
疑殆孰形妾惡抗凌兄當結睦匡生說超丙相才
夙銀勒南驥酌顛西逐累牒布宣桓猷拱屬席綏
廣宙扇淨輕霄紫垣杳邈魏關虛寥積仁在熟讀

古去糟壹志守國肆兵伐遼弔祭墳卽字育郡邑
慮切談深體疲力竭侍庵盡凋箴尹效職崑岱永
寧火薪難戒連綿後昆煌煒初業跋尾云余嘗道
周興嗣千文不佳當更析而輯之徐野君名士俊
浙人工古文詞領余言而去未幾文就沈不傾聞
之曰前代有作此想者矣顧撓于人言謂枇杷二
字未可分而止今野君其謂之何余曰枇有棘枇
桑枇杷爲田器見于經子甚明所苦者飄飄逍遙

等字耳雖野君皆未之離余請得而離之于是閉
戶七日作大人頌以示野君野君擊節稱三長焉
以周句多牽率此更自然一也周語忽彼忽此意
不相屬此首尾一意雜而不越二也周換韻長短
不均平仄不間此四平四仄章法不紊三也雖然
余實自媿其一短則以余之七日不敵周之一夜
耳野君曰七日而千字孰與夫十稔而三都乎枚
生敏捷司馬淹遲迨其成也均足千古已巳之春

詹文德識

晏子語同穰苴

晏子春秋載景公飲酒夜移于晏子前驅欵門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夫爲晏子春秋者度亦能文之人何不變化其辭使意態生動乃兩人如出一口轉使觀者不信固拙筆也儒生好諛輒謂古文不求省字若沐浴佩玉之類愈複愈見其佳此亦豈以複爲佳者乎吾寧違衆不敢謂然

解渴珠

元成宗時商胡有以寶珠來獻朝議酌以六十萬錠左丞尚文詢其何用曰此卽所謂押忽大珠含之可不渴熨面可使目有光文曰一人含之千萬人不渴則誠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則其用已微矣吾之所謂寶者米粟是也有之則天下安無之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于彼乎吾謂尚文亦是拾古來不貴異物之言以爲佳論耳若一寶止濟一人其說猶未嘗夫米粟療饑固勝于珠之療渴然米粟入喉則化其功不能終日也豈若珠之日用不窮哉珠固不能一人含而千萬人不渴米豈能一人食而千萬人不饑乎以顆米顆珠較之則珠貴于米以千廩萬倉之米較一珠則米貴于珠此孟子鈞金與羽之說也

五代史不僞梁

歐陽永叔謂五代史不僞梁是用春秋之法春秋

用意深故能勸戒切而引魯桓宣鄭厲衛公孫剽以明之夫春秋之不奪四君亦如五代史之不僞梁皆是據事直書而不沒其實云爾辨理明白何謂用意深乎爲歐陽設論止宜曰史以記事也梁有爲君之事則從而記之耳彼嘗爲真君而吾以爲僞君後世將疇信乎不沒其實而善惡自見斯作史之體宜然耳何必上擬春秋且春秋之褒貶勸戒自有精意所在豈以不削四君之有國爲用

意深乎

諱辯

資暇集云退之諱辯漢有杜度謂其姓名同音也篤論云杜伯度名操字伯度善艸書曹魏時人以其名同武帝故隱而舉字是度非名也篤論是杜恕所著恕亦曹魏時人其言不妄則退之悞矣余謂昌黎自言漢有杜度安見漢無是人而必以三國之杜操當之則資暇錄亦過也但杜本上聲音

同土與去聲之度自別昌黎悞在讀俗音耳楊用
修謂不如用魯有衆仲焦弱侯云亦非也衆音終
予謂不如用漢有嚴延年

錢牧齋湯泉詩

錢牧齋入黃山浴湯池有詩四絕云香溪襖後試
溫湯寒食東風谷水陽却憶春衫新浴後竊黃淺
絳道家裝山比驪山湯比香承恩並浴少鴛鴦阿
瞞果是風流主妃子應居第一湯沐浴頻看稱意

身刈蘭贈藥想芳春憑將一掬香泉水噴向茸城
洗玉人齊心同體正相因被濯何曾是兩人料得
盈盈羅襪步也應抖擻拂香塵此詩刻入黃山志
觀者謂錢携其妾柳氏同浴于泉而以污辱黃山
爲恨柳亦有和韻詩見別集云素女千年供奉湯
拍浮渾似踏春陽可憐蘭澤都無分宋玉何由賦
薄裝浴罷湯泉粉汗香還看被底浴鴛鴦黟山可
似驪山好白玉蓮花解捧湯瞞眼朦朧試浴身芳

華竟體欲生春憐君遥喫香溪水蘭氣梅蕊暗著
人旌心白水是前因覩浴何曾許別人煎得蘭湯
三百斛與君携手被征塵吾詳詩意牧齋云却憶
春衫日憑一掬香泉而噴向茸城日料得日也應
是柳氏未嘗相從而却寄之也柳云蘭澤無分日
憐君遥喫日煎蘭湯與被征塵亦是憶遠之詞且
黃山清淨道場羊腸險絕錢雖風流豪邁頗敦雅
道豈肯蕩泆至此世人不解詩意見錢作皆柔艷
語而又有柳氏之和故有並浴之疑余每爲辨雪
之然苦無証據後見柳集有鴛湖舟中送牧翁之
新安作乃釋然大快詩云夢裏招招畫舫催鴛湖
鴛翼若爲開此時對月虛琴水何處看雲過釣臺
惜別已同鶯久駐銜知應有鶯重來祇憐不得因
風去飄拂征衫比落梅

楊王孫

漢書楊王孫臨終令子孫以羸葬其友邴侯諫之

畧曰竊聞王孫先令羸塋是戮尸地下將羸見先人也餘多稱引禮法之言王孫一一具復肯皆徵妙獨羸見先人一條不復或是窮于辭吾代爲之荅曰吾始生時已羸見矣今適如初何傷且先人果有相見地下事乎祁侯書竟稱王孫則王孫非名也西京雜記云楊貴字王孫京兆人生時厚自奉養死卒裸塋于終南山其子孫掘土鑿石深七尺而下屍復蓋之以石當卽其人又支翁名黨字逸其名

管登之論釋教

仲翁見張崇文歷代小志與王孫皆以字行而史病佛教者謂其不娶絕人倫然佛未嘗令人皆不娶也惟管登之之論絕妙曰佛雖令比丘辭親出家當其說法人天畢集比丘特其中一類耳夫釋迦旣示同比丘之迹金粟如來復現淨名身示同居士之迹正以表六親之不障道也况佛度盡衆

生而反遺其眷屬必無此理其敕比丘出家所謂
令先出生死而後隨順衆生入生死者也人道非
稼圃不生而孔子鄙樊遲之請學非妻子不續而
佛聽比丘之出家蓋必有不學稼圃者而後可以
安天下之爲稼圃者亦必有不戀妻子者而後可
以度天下之有妻子者今人無志于了性命而逆
憂其乏妻子皆戲論也

山郎移

揚惲傳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乃得
出名曰山郎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或至歲餘不
得沐其豪富郎日出遊戲或行錢得善部惲爲中
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舊註山郎
爲句移病盡一曰文猶可通下移長度不成文理
矣孫月峯謂當以山郎移爲句良是移字雖難解
或是當時語音如此如寧馨阿堵之類亦未可知
罷山郎移而長度大司農者蓋調度于司農出財

爲長久計不爲一切苟且之法也

揚惲輕財好義

揚惲受父財五百萬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後母無子財亦數百萬死皆予惲惲盡復分後母昆弟再受訾千餘萬皆以分施其輕財好義如此惲居殿中廉潔無私郎官稱公平蓋賢者也乃無考終但不審惲父何以多財著是惲失爵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卒以此獲罪何與前之輕財者

若出兩人耶賢豪者不終誠足惜也

文字重用

予少孤晚學後又爲舉子業所縻未嘗有意于爲詩賦古文辭年月間一爲之漫棄不復憶而辭語順熟者每數用之不覺日久覆閱得之每以爲病雖嘗竄易終未能盡也偶閱容齋四筆云邁見汪藻謝表新建武之官儀不圖再見數正元之朝士今已無多蓋用劉禹錫詩中語邁嘗四用之謝待

講修史表云下建武之詔書正爾恢張于治具數
正元之朝士獨憐流落之孤蹤以慶典轉通奉大
夫謝表云供奉當時敢齒正元之朝士頌歌大業
願賡至德之中興克永思陵橋道頓遞使轉宣奉
大夫謝表云武德文階愧三品維新之澤正元朝
士動一時既往之悲主上卽位明堂禮成謝加恩
云考皇祐明堂之故操以舉行念正元朝士之存
今其餘幾夫予之襲用舊語以時久而忘之也若
容齋則自知數用而不以爲嫌然則文字非盜襲
他人而偶自重用亦未嘗不可也

元稹無後

元微之幼孤母鄭親授書傳九歲已工屬文十六
歲代曲江老人排律一百韻工麗如宿學其看牡
丹詩有云繁華有時節安得保全盛色見盡浮榮
希君了真性憶雲之詩云百齡頗跼踈况復迷壽
夭娛樂不及時暮年壯心少自註云十六至十八

月作史言稱卒年五十三蓋當童年卽如老成之
慮固非壽考相也微之一子祇教齡而責督過甚
致疾歿死其哭子詩十首采其四云總能辨別東
西位未解分明管帶身自食自眠猶未得九重泉
路托何人深嗟爾更無兄弟自歎余應絕子孫寂
寞講堂基址在何人車馬入高門節量梨栗愁生
疾教示詩書望早成鞭朴校多憐校少又緣遺恨
哭三聲往年鬢已同潘岳垂老年教作鄧攸煩惱
數中除一事自茲無復子孫憂微之小女樊聰慧
特絕四齡而死微之哭之四十韻中有云最憐貧
粟妹頻救嬾書兄觀此是其子不慧而過督也嗚
呼人之後胤賢愚堯舜不能得之于造物何必過
求之若是哉

洪邁傳遺漏

洪邁知太平州謝表謂是其子樸擬劉夢得表式
爲之文字古樸不作四六浮飾語畧云臣邁言伏

奉今年九月十七日制書授臣知太平州者中間
云一去十八年之中三叨二千石之寄末由金華
郡還紬石室書又云臣卽以今月二十八日到任
上訖郡在江東昔稱道院地鄰淮右今謂壯藩云
云載于隨筆按邁本傳隆興二年知泉州乾道二
年知吉州六年知贛州十一年知婺州無知太平
州者表中云末由金華郡還紬石室書則知太平
者當在婺州之後而史無紀不可解也且婺之前
共蒞四州而曰三叨二千石隨筆必不謬而史所
紀泉吉贛婺者又何說也邁于淳熙元年又知紹
興豈紹興卽太平邪然曰郡在江東地鄰淮右其
爲今之姑孰明甚乃知史氏繆漏如此者當不一
而足也

雲谷卧餘

續

卷八終

卷八

卷之四



